

唐代党项

周伟洲 著 ■ ■ ■

唐代党项

周伟洲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代党项/周伟洲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6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丛书)

ISBN 7-5633-6048-4

I. 唐… II. 周… III. 党项-民族历史-研究-
中国-唐代 IV. 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7959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济南市胜利大街 56 号 邮政编码:250001)

开本:890mm×1 240mm 1/32

印张:5

字数:140 千字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4 500

定价:16.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周伟洲，一九四〇年生，广东开平人。一九六二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同年考取该校民族史专业研究生，师从著名民族学家马长寿教授。一九六五年毕业后，先后在陕西省博物馆及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室从事中国民族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一九八六年由讲师破格提升为教授。现任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顾问（原会长）、中国民族史学会顾问（原副会长）、中国中亚文化研究会协会副理事长等。主要论著有《敕勒与柔然》、《吐谷浑史》、《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史研究》、《英国、俄国与中国西藏》、《边疆民族历史文物考论》、《长安与南海诸国》等。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丛书

- ◇ 北狄与匈奴
- ◇ 乌桓与鲜卑
- ◇ 氐与羌
- ◇ 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
- ◇ 突厥人和突厥汗国
- ◇ 汉赵国史
- ◇ 敕勒与柔然
- ◇ 南凉与西秦
- ◇ 吐谷浑史
- ◆ 唐代党项

组稿编辑：张 静
责任编辑：杜桂玲
责任质检：张 静
装帧设计：孙豫苏



图一：唐夏州城遗址之一



图二：唐夏州城遗址之二



图四：后唐朔方军节度使张希崇致甘州回鹘可汗函

(抄件,敦煌伯希和编号 2992 背面)

总 序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也是中华民族形成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如此，中国古代北方民族还对东亚、中亚，甚至欧洲的历史均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因此，中外学者均十分重视对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研究，甚至形成国际学界研究的热点或专门学科，如所谓的匈奴学、鲜卑学、突厥学、西夏学等。中国传统史学对周边的民族，特别是北方民族的记述和研究历来十分重视，有浩如烟海的文献和不同历史时期的研究成果。而我们编辑出版的这套《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丛书》，即是反映二十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中国国内研究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历史的成果之一。

这套丛书所辑的论著，是中国著名的民族学家、历史学家马长寿教授及其弟子周伟洲教授的有关著作。马长寿教授（1906～1971年），字松龄，山西昔阳人，一九三三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社会学系。早年他多次深入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民族调查，引进西方近现代的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发表了一批重要的民族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他先后在复旦大学、西北大学执教，并开始转向中国少数民族史研究领域，对中国古代北方的民族，如匈奴、乌桓、鲜卑、氐、羌、突厥等族的历史和文化，作了新的开创性的研究。其特点是能融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和近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精华为一体，以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指导，重视民族调查和考古文物资料，史实与

理论相结合等。因而,他的这些学术特点逐渐发展成独具一格、自成体系的学派,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丛书》中收辑有马长寿教授在上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撰写的五部著作,即《北狄与匈奴》、《氐与羌》、《乌桓与鲜卑》、《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突厥人和突厥汗国》。其中《氐与羌》和《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两书,是在一九七一年马长寿教授逝世后,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著名民族史学家林幹先生评价《北狄与匈奴》一书时说:此书“是解放后第一本具体而微的匈奴史专著,因而此书的出版,为我国史学工作者运用马列主义从事匈奴史的研究及撰写匈奴史专著,提供了一个先例”(林幹《匈奴通史·前言》,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东北的学者曾提出“鲜卑学”研究的“第二个里程碑”,就是以《乌桓与鲜卑》一书为标志的(干志耿等《关于鲜卑早期历史及其考古遗存的几个问题》,载《民族研究》1982年1期)。《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一书,字数虽少,但广为中外学者所推崇,认为是利用考古文物资料(碑铭),结合文献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史的典范之作。其余如《氐与羌》、《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两书,也在学界中有较大的影响,凡是研究这些民族的论著都要参考这些著作。

《丛书》所辑的另外五部著作,是马长寿教授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指导的研究生周伟洲教授所撰写。周伟洲,男,一九四〇年生,广东开平人。一九六二年西北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即师从马长寿教授学习中国民族史(方向是藏族史)。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时代的变化,改革开放冲破了过去学术的某些禁区,创造了更为优越、宽松的学术条件和环境,因此,他在八十年代撰写、出版了一批中国民族史方面的论著。《丛书》中收入了他的五部著作,《敕勒与柔然》是研究自匈奴、鲜卑之后,雄踞于北方大漠南北的敕勒(高车)和柔然的历史著作,在国内尚属首次。《南凉与西秦》和《吐谷浑史》两书,则视为鲜卑族(部分)迁徙到西北地区后,建立政权及开发西北的论著;《汉赵国史》则是南匈奴在中国内地建立政权及最后融入汉族的研究著作。以上三书均可

以说是在其老师马长寿教授过去论著基础上的细化和深入。《唐代党项》一书,主要论述唐和五代党项族的历史,无论从中国民族史、西夏史和唐五代史来讲,此书均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作者据近年来新出土的考古文物资料,又作了一些修订和增补。

《丛书》虽名为“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丛书”,实际上仅限于公元十世纪唐五代以前北方(包括东北、西北)主要的少数民族的历史著作。按照马长寿教授生前的计划,是要按时代先后一本一本本地撰写十余种中国古代主要少数民族的历史著作。在他逝世前,正准备着手撰写《吐蕃史》,然而,不幸过早地被病魔夺去了生命。而他的学生们则因学术水平和能力所限,也无力完成这一宏伟的计划,只有希冀于后辈学者们继续努力了。就是《丛书》所辑的十部著作,因出版于上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随着时代的进步,学术的进步,现在看来,书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望专家、读者批评、指正。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丛书》所辑的十部著作,因出版时代较早,印数不多,印刷质量欠佳,学界同仁和研究生们希望这些著作,特别是马长寿教授的著作能再版发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独具慧眼,精心策划,以“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丛书”为名,再版上述著作,嘉惠学林,功不可泯,特致谢忱!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前 言

我国古代的党项族,以其建立西夏政权和创造自己独特的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西夏及其文化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因此研究党项族早期历史及其与邻近诸族的关系,就成为正确理解和评价西夏及其文化特点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党项族的早期历史,主要经历了我国统一时期的唐代和分裂割据的五代;他们的活动对唐、五代的历史均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是唐、五代史的组成部分。所以,无论从中国民族史、西夏史和唐、五代史等方面来看,研究唐、五代时期的党项历史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可是,关于唐、五代时期党项史的研究,过去国内学术界并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目前有关这方面的论著,主要有韩荫晟先生的《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和日本学者冈崎精郎先生的《タングート古代史研究》(《党项古代史研究》,东洋史研究会,1972 年);前者主要是资料汇编,而后者虽有一定的学术水平,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鉴于此,作者吸取了前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上述韩荫晟、冈崎精郎两位先生的研究成果,写下了这本《唐代党项》,大胆地发表了一些不够成熟的看法,以求教于广大读者。

周伟洲

一九八七年六月六日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绪论	1
一、党项的族源及原分布地 /1	
二、党项拓跋氏的族属问题 /7	
三、初期党项的社会组织及习俗 /15	
四、早期党项与吐谷浑、隋朝的关系 /17	
第二章 唐初党项的降附及党项诸羁縻府州的设置	20
一、唐初对党项的招抚及诸羁縻府州的建立 /20	
二、唐贞观九年前后的党项诸部 /25	
第三章 唐代党项的内徙与分布	28
一、党项内徙的时间及情况 /28	
二、党项内徙后的分布及活动 /39	
三、唐安史之乱后党项第二次大迁徙 /45	
第四章 唐朝中后期党项的状况	53
一、唐朝对内徙党项的政策 /53	
二、内徙党项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状况 /59	
三、唐边将的暴虐及党项的反抗 /63	

第五章	唐末党项拓跋部的崛起及其割据势力的形成	76
	一、党项拓跋部的崛起——定难军节度使的建立 /76	
	二、藩镇交争中的定难军节度 /84	
第六章	五代时期的党项	96
	一、五代时党项概说 /96	
	二、夏州节度使李氏割据势力的发展 /107	
	三、西路党项和中西交通 /119	
	四、麟、府等地的党项折氏 /133	
	后记	141

第一章 绪 论

一、党项的族源及原分布地

中国史籍中有党项专传的是唐魏徵等撰的《隋书》，唐李延寿所撰《北史》，杜佑的《通典》中也立有《党项传》。五代、北宋时修纂的《旧唐书》，《新唐书》，《五代会要》，新、旧《五代史》，元代所修的《宋史》等，都有党项专传。这些重要的史籍，或直接称党项为“党项羌”，或记其源于“三苗之后”，或云“汉西羌之别种（或‘遗种’）也”。所谓“三苗之后”，乃因汉代史籍称羌“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①。总之，史籍所记党项是源于羌。

《旧唐书》卷一九八《党项传》等还记述了汉魏以来西羌与党项的关系，说“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也。魏、晋之后，西羌微弱，或臣中国，或窜山野。自周氏灭宕昌、邓至之后，党项始强”。汉代的西羌主要居地“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②。析支，即指今青海河曲一带，这

^① 《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

^② 《后汉书·西羌传》。

里是羌族发源之地。党项既然在古析支之地,从分布的中心来看,他是与西羌同源的。西羌早在汉代就曾大量内徙于河陇及关中一带。而遗留在原居地的广大羌族,在西晋末则为原属东北慕容鲜卑的一支——吐谷浑所统治。只是在吐谷浑的东边有两个羌族所建的小政权,即宕昌(中心在今甘肃宕昌)和邓至(中心在今四川南坪)。这两个小政权事实上也是附属于吐谷浑的^①。西魏废帝元年(552年),西魏逐吐谷浑势力出邓至,于此设邓宁郡(邓州),邓至亡。宕昌在北周保定四年(564年)为周大将田弘击灭,后于此设宕州。宕昌、邓至灭亡后,“党项始强”。以后,宕昌、邓至有一部分则融入党项,成为其组成部分,故《隋书·党项传》云“其种有宕昌、白狼(即白兰羌)”^②。因此可以说,党项羌应是汉魏后居于今青海、甘南和四川西北的西羌诸部发展而来,是居于这些地区的西羌在北周后的泛称。

北周后,党项羌兴起,其分布地极广,《隋书·党项传》说:“东接临洮(治今甘肃岷县)、西平(今青海西宁),西拒叶护,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旧唐书·党项传》则说:“其界东至松州(治今四川松潘),西接叶护,南杂春桑、迷桑等羌,北连吐谷浑,处山谷间,亘三千里。”后者大约是唐代人进一步了解党项羌及其分布后所作的叙述,因而较为全面和准确。

党项东边邻唐松州,隋时此地属同昌郡;“西接叶护”,此“叶护”,过去中外学者均认为指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如果泛指隋唐初吐谷浑统治的部分党项羌以西之地而言,这一说法似乎还可成立。因为当时吐谷浑的西境一直达鄯善(今新疆若羌)、且末,与在西域称雄的西突厥相邻。若仅指党项羌而言,则不够确切,因当时党项各部在吐谷浑之南,西边仅达黄河河曲一带。党项的南部与春桑(一作“春桑”)、迷桑等羌杂处,春桑、迷桑地当在今青

① 详细论述见拙作《吐谷浑史》第61~62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 关于白狼即白兰的考证,参见周伟洲、黄颢等:《白兰考》,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



海、四川交界处,今果洛、阿坝藏族自治州一带。据有的学者研究,“桑”本为藏语 gzing,意为草地、牧场,有水草之地。春桑即春天放牧的地方。至今青海的果洛、四川的阿坝地区,仍有“春桑”、“冬桑”、“墨桑”、“申桑”等地名^①。

《隋书》卷八三《附国传》亦记:“其东北连山,绵亘数千里,接于党项。往往有羌:大、小左封,昔卫,葛延,白狗,向人,望族,林台,春桑,利豆,迷桑,婢药,大峡,白兰,叱利摸徒,那鄂,当迷,渠步,桑悟,千碉,并在深山穷谷,无大君长。其风俗略同于党项,或役属吐谷浑,或附附国。”春桑、迷桑居地的叙述与前相合,在党项之南。“婢药”,亦即“弥药”(minyag),是吐蕃对党项的称呼。其余皆羌族部落名,地在今青海东南和四川西北一带。

又一九〇八年至一九〇九年,俄国科兹洛夫(Л. К. КОЗЛОВ)“探险队”,在我国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盗掘的西夏文文书中,有一些西夏文诗歌、谚语。其中有一首诗是颂扬党项人祖先的。现据陈炳应同志从俄文译释的有关段落,抄录如下:

黔首石城漠水畔,红脸祖坟白河上,高弥药国在
彼方。^②

据中外大多数学者的意见,“红脸”(或译作“赭面”)指党项族,其祖坟在“白河上”,白河系指其发源之地,即今嘉陵江上游白龙江(古称“白水”)。“弥药”是党项人自称,以后吐蕃沿用此名。^③也有的学者认为:西夏党项羌人所称的“白河上国”的意思是“上(尊

① 李范文:《党项原始居地考》,1982年银川西夏学术讨论会论文。

② 《西夏文物研究》,第346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③ 如聂历山(Н. А. Яценко):《西夏语文学》,莫斯科1960年;罗福成:《西夏经典目录考略》,载《西夏文专号》;李范文:《西夏研究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等等。

尚)白”,西方属金,金是白色的,由于尚白而命名为“白上国”。^①从上引西夏诗句来看,前一解释较胜。这也证明党项羌的原分布地是在今青海、甘南和四川西北一带。

在另一部西夏文典籍《圣立义海》卷四《山之名义》中,也提到党项人的原始居地。如在“白河根本”句下注:“白高河水本出白峰根源,民庶基也”;在“冬夏降雪”下注:“夏国(一作“蕃国”)三大山,冬夏降雪,日照不化,永积。有贺兰山、积雪山、焉支山。”贺兰山、焉支山,应即今宁夏、甘肃同名之山。积雪山,同书注:“雪山绵长不断,诸国皆至,乃白高河本源。”^②可见,“白高河”为党项人的根本、本源,民庶基地,是他们祖先的原居地。此河发源于岷山,山上终年积雪,故有学者认为,《圣立义海》所说的“积雪山”,即指今岷山。^③发源此山的白高河即今白龙江,党项人的原始居地,在今白龙江上游。因此,西夏文与汉文文献关于党项原居地的记载,基本上是一致的。

《隋书·党项传》还记:党项“每姓别为部落,大者五千余骑,小者千余骑”。《旧唐书·党项传》则说:“其种每姓别自为部落,一姓之中复分为小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不相统一。”后者所记数字较前大,可能是从隋代到唐初,其每个部落内人户增加了的缘故。^④《旧唐书·党项传》等还记载了八个以姓氏为部名的部落,即“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通典》作‘野律氏’)^⑤、房当氏、米擒氏、拓跋氏(史籍又译作托跋氏、拓拔氏等),而拓跋最为强族”。八部的居地,史籍阙载。据近人吴景敖《西陲史地研究》说“自吐蕃入侵党项,诸姓内徙,诸部旧称尚有留作地名以至今日者”,据他考证:

① 吴天墀:《西夏史稿》(增订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等。

② 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第58~59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③ 同上书,第34页。

④ 参见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研究》,第11页。

⑤ 野辞氏或野律氏,疑即史籍中记党项大姓野利氏,律、利一音之转。

拓跋氏 “位于洮、岷西南一度设置叠州之‘叠布’(今甘肃迭部),以至松州西北甘松故地之‘铁巴’诸部,皆为‘拓跋’部之转音。”又《新唐书·党项传》记贞观九年李靖等击吐谷浑,有党项大酋拓跋赤辞屯狼道峡(《旧唐书》作狼道坡)以抗唐军,“狼道坡故址,盖即今下叠部东界之罗达(今译作‘拉达’)”。

房当氏 “‘犀(房)当’故址,即今临潭县西拉力关西仓土官辖境之西塘。”

细封氏 “‘细封’故址,当今拉卜楞郭莽寺所属安睹六族中之细华,藏语之转称细华,盖目此为多雹之地。”

米擒氏 “‘米擒’当即《宋书》之昂城,亦即《唐书》中之误为‘昂城’者。其故址为今松潘境西北大金川上游细华以南陌昌(今阿坝)地方。”

把利氏 “‘把利’故址当为今夏河西南洮河北岸之薄拉地方。”

颇超氏 “‘颇超’故址当即今果洛西南近色达处柏华昌地方。”

野辞氏 “‘野辞’故址当为今果洛贡马昌属境黄河岸之蛙色尔地方。”^①

吴氏考证的党项七部居地,除拓跋氏部居地考证有一些根据外,其余六部均系推测,难以尽信。但其推测的党项七部居地,皆在史籍所述党项原居地范围之内,大的方位是正确的。

除了上述党项八部外,两《唐书·党项传》还记载了两个大的党项部落:黑党项和雪山党项。

黑党项 《旧唐书·党项传》说:“又有黑党项,在于赤水之西。李靖之击吐谷浑也,浑主伏允奔黑党项,居以空闲之地。”关于黑党项的“黑”字,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研究》引白鸟库吉《室韦考》等对黑鞑靼、白鞑靼,黑匈奴、白匈奴的解释,认为“白”是指比较文明的部落,“黑”即与“白”对应,指比较野蛮的部落,在党项

^① 见吴景敖:《西陲史地研究》,第21~22页,上海中华书局1948年版。